

藏傳佛教諾那漢地傳承記（一）

鄧述祜

西康，古稱康霸，又名喀木，地域大致包括今天西藏自治區東部的昌都地區、四川省西部的甘孜藏族自治州。唐、宋、元、明朝時期，為吐蕃及蒙古所據。到了清朝前期，為土司所掌管；末期，設廳、州、縣，為省之雛型。民國成立後，改為川邊特別區，1939年正式建省。西康以巴西為基幹，巴西共分四個部分：八宿、察雅、昌都、類烏齊。巴西有四大活佛，歷受朝廷敕封，兼掌行政宗教之權。元、明兩朝，均封為大喇嘛，至清朝康熙時，乃改封為呼圖克圖。呼圖克圖是蒙古語，乃聖者之意，為清代中央政府授予藏族和蒙古族地區佛教大活佛的封號，凡獲得此封號的活佛均載于清政府理藩院冊籍。

諾那呼圖克圖，西康四大呼圖克圖之一，于清同治三年(1864年)甲子歲五月十五日生于昌都類烏齊之金塘，故又稱金塘活佛。諾那呼圖克圖，原名是嘎納喇嘛。諾那從西藏逃亡漢地後，為隱瞞真實身份，遂改為諾那(藏文是「財神」之意)，故漢地人習慣稱嘎納喇嘛為諾那活佛。諾那出生于類烏齊的嘎納家族，嘎納(Gara)為其姓氏，是一個非常有名的世家，在當地地位顯赫，擁有喜木的官位，其先族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的霍古嘎時代，是著名的噶爾曲達加波(弘法國王)的後裔。在嘎納家族延續到阿仲和嘎得兩兄弟時，他倆共娶了出生于川邊一富有的漢族徐姓家庭的姑娘。婚後，新娘改名為久薩諾珍。她生了三個兒子，依次為達拉、諾那、桑巴。

諾那還是幼童時，就表現出許多超越常人的非凡能力，富有靈異顯現。五歲時，某天諾那來到一處名叫古汝隆的山谷，這裏曾是蓮花生當年修行過的地方，此時正住著一位名叫覺仁增的大成就者。當諾那來到他面前時，獻上了豐盛的供禮，并請求攝收為徒。成就者對諾那說：

「孩子，你真是吉祥圓滿，是一位特別殊勝的大士，如能遍舍一切俗事，住在此幽避之地修行，那麼活到一百多年後，你將虹身而去；如不這樣而到其它地方去，也將能够利益許多衆生。」

成就者如是授記之後，又為諾那授了皈依戒，領其進入了佛門，并取法名為索朗熱登(福德堅固之意)。

諾那七歲時，被迎入類烏齊寺，取法名逞列匠磋(事業大海之意)，類烏齊寺是公元1276年達隆噶舉派僧人桑杰溫在類烏齊建的寺廟，它包括二個拉章、三座札倉、六座禪院。二個拉章分別是洋根拉章、夏仲拉章，三座札倉分別是新派札倉、

舊派札倉、達隆派札倉。諾那十二歲時，開始閉關修諸尊法；幾年後又與表兄杰忠仁波切一起，從杰忠的老師苯噶(白苯)拉章巴威色學習梵藏語法(聲明)、邏輯(因明)、工世美術(工巧明)、醫學(醫方明)和佛學(內明)。二十歲時，又從大堪布扎西威色(吉祥光明)和噶瑪派的堪布仁青達吉(寶隆)受了比丘戒，幷作為新派僧院的喇嘛，擔任了金剛阿闍黎一職三年。二十三歲這年，諾那皈依了金剛上師貝雅達納，修學佛部、金剛部、蓮花部三部密宗。二十四歲時，即紹紅教祖師，次年被推接掌類烏齊政教大權。

為求法，諾那與杰忠又前往號稱第三那爛陀寺的德格宗薩寺，從大班智達絳央欽則旺波學習達隆噶舉派教法為主的衆多無偏法類，特別是獲得了近傳受命法類之一一「九乘之顛」的深法。同時又從五大藏的開創者強根工珠·阿旺雲登加措那裏受學了《教戒藏》、《唯密咒藏》、《所知藏》、《不共秘密藏》四大藏，以及其它共同顯教和不共密教的深法。在大伏藏師曲久格巴的獅子才旺洛布那裏又受學了《大寶伏藏》。根據二大師的授記，諾那和杰忠分別找到了察雅的明妃白瑪，色岡的明妃楚珍。不久諾那和白瑪在類烏齊寺附近的一處名叫洋根珠巴咯的地方舉行了婚禮。在以後的歲月裏，諾那和杰忠活佛一起共同發掘了許多伏藏。

清宣統三年(1911年)陰曆四月，駐藏大臣聯豫電請四川總督趙爾豐率領邊軍會攻波密。趙爾豐接電後隨即派副都督鳳山領兵二千前往。為抵禦達賴政教勢力在西康的擴大，諾那也率類烏齊地方武裝配合作戰，兩軍同心協力，收復了被藏軍占據的波密，二十五族及三十九族地區，事後諾那被趙爾豐封為西康大總管，由此諾那也與十三世達賴交惡。1914年，民國政府已成立，新政權無暇顧及西藏事務，達賴便妄圖借助英帝國主義勢力通過占領西康將西藏從祖國版圖分離出去，遂于九、十月份派兵太昭、三十九族地區布防，準備進犯西康。當時川軍統領彭日升率三個營的兵務駐扎在昌都、類烏齊、三十九族一帶。因川軍武力強大，達賴未敢輕舉妄動。

1917年9月，駐守類烏齊的川、藏軍發生武裝衝突，戰事逐漸擴大，英國為達到自己目的，乘機向達賴藏軍提供新式步槍五千枝、子彈五百萬發。由于藏軍武器精良，兵力充足，而川軍統領彭日升剛愎自用，指揮無方，致使川軍連戰連敗。此時被彭日升任命為昌都地區西、北二方面軍的總指揮諾那率領的民兵在配合川軍的作戰中也遭到了重大損失。

1918年4月19日，在藏軍的強大攻勢下，彭日升在昌都城率兵繳械投降。由于諾那遭舊友洛絨得欽的出賣，于5月15日被藏軍逮捕，關進了昌都監獄。一餘月後，押至拉薩。達賴判諾那終生監禁，幷投進布宮下的雪勒空監獄裏的地牢。諾那在地牢期間，十三世達賴曾三次下令在食物中放劇毒妄圖謀害諾那，但每次都被諾那察覺，化險為夷。鑒于諾那的法力及威望，達賴只好打消除掉諾那的念

頭，不久將諾那轉至朗措倉監獄。幾年過去後，達賴逐漸減少了對諾那的戒備心，就將諾那流放到隆子宗的甲域益卓莊園，交給莊園頭人雪仲聶隆巴朗喀旺和僧官稱我曲則二人監管。

諾那來到莊園後，與頭人、僧官二人的關係日漸融洽，後來他們二人甚至同意諾那在莊園附近的扎日山岩洞中閉關修行，此時諾那已有逃亡漢地的打算。1924年10月某日，在諾那修行的地方，天空一連幾天出現彩虹，當地人都十分驚奇。諾那認為食報已盡，機會來臨，爲了不連累頭人、僧官，遂在岩洞裏留下頭髮、衣物，偽裝成圓寂化虹而去的樣子，隨後披上二張羊皮，連夜逃走。

諾那夜行晝伏，逃到了尼泊爾。在路過扎希孔時，從街上布告得知尼泊爾王子的女兒病魔纏身，久治不愈，諾那毛遂自薦，進到宮裏，用密宗推拿及真言醫好了王子女兒的病。王子欣喜如狂，願建喇嘛廟供養諾那，但諾那去漢地決心已定，婉言謝絕。王子便贈盤纏印銀七百元，諾那旋赴印度禮佛，後經波羅克抵孟買乘船，于1925年夏抵上海。

諾那爲了隱瞞自己真實的身份，未用真名嘎納喇嘛，而是用諾那喇嘛名字開始在漢地的活動。先是掛單海潮寺，後往南海禮觀音，印證了當年上師貝雅達納的預言。這年10月，諾那來到了北京，試圖與北洋政府聯繫上，實現他收復西康失地的願望。

諾那首先去了蒙藏院，然後又去拜謁北洋政府執政段祺瑞。段祺瑞系北洋軍閥皖系首領，1924年被奉系推爲「中華民國臨時執政」。段祺瑞信佛，晚號自正居士，對於諾那的來訪，他表現出極大的熱情。諾那向段呈述了在西康的整個經過，同時獻上收復西康失地之策。段祺瑞被諾那的愛國行爲所感動，便先撥付千元作爲諾那在北京暫時的安置費用，并承諾西康之事相機而行。諾那隨後往五臺山禮文殊菩薩，以結早年的夙願。

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製造了「三·一八」慘案；4月10日，駐北京的國民軍鹿鍾麟部推倒了段政府，北洋政府改組，段祺瑞下臺，諾那的願望隨之破滅。在這期間，曾發生一件事，西藏噶廈派駐北京中央政府聯繫代表，北京雍和宮住持貢覺仲尼發現一來自西藏自稱諾那喇嘛的人在京活動頻繁，他甚覺蹊蹺，便設法搞到一張諾那照片寄往拉薩。拉薩當局也曾聽說有一反對西藏噶廈的西藏喇嘛在漢地活動，但不知是誰，收到貢覺仲尼的照片大吃一驚，這不就是已化虹圓寂的嘎納喇嘛嗎？達賴得知十分惱怒，但也毫無辦法。

諾那在京期間，某次在九世班禪活佛寓所遇見了北洋政府國務院參事四川人李公度，兩人一見如故，甚爲投機。事後，李公度將諾那情況介紹給川康邊防總督劉

湘，劉湘聞知，電請李公度禮迎諾那入川。1926年冬，諾那、李公度一行經武漢抵達重慶。諾那到了重慶，前後駐錫三年，舉辦了多起法會，傳紅派密宗，并受中央政府邀請，諾那于1929年夏曆4月經武漢抵達南京，諾那到達南京後，受到中央政府熱情接待，并被任命為蒙藏委員會委員、兼任立法院立法委員，同時准設南京、重慶、成都、康定四辦事處。1933年7月，又受中國佛教協會聘請，任名譽會長。諾那在漢地十年間，曾先後在北京、天津、重慶、上海、杭州、廣州、香港、南昌、武漢、長沙、莫干山、廬山等處，弘揚藏密，先後傳了二十一度母、九節佛風、寶瓶氣、拙火定、等覺母、紅白觀音法、長壽法、五文殊、九金剛等紅教密法。同時懸壺濟世，治病救人。對求診者，無論寒暑晝夜，必應滿足；為遭劫難者，禳災祈福，利益衆生，前後皈依他的人達數萬之多。更為重要的事是，諾那將其祖位留在了漢地。這是一段不為人知塵封多年的歷史。